

核心提示

“三九胃泰”，你也许听说过，但很可能不知道它的处方就来自黎药。

黎族是海南世居民族，黎族民间草药是中华医药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黎药对肝炎、毒蛇咬伤、跌打损伤等方面的治疗，至今还在我省中南部黎寨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天是世界传统医药日，旨在提醒人们重视化学药品毒副作用不断出现，呼吁人们回归自然，用天然药物和绿色植物来治疗疾病和保健。

近日，《海南黎族民间验方 250 例》项目通过了专家组验收，这是首次较为完整地对我省黎族民间验方进行收集整理。

然而，我们挖掘、抢救和利用黎药的现状并不乐观。许多黎族验方至今仍分散在民间。传承链脆弱的黎族医药面临着还未被现代文明接纳，即将消失殆尽的危险。与此同时，质疑声音同样存在——现代医学发达的今天，传统黎族医药是否还存在保护的必要？

面对重重困难，黎族医药能否闯出一条生路？



黎医在用独特方法给病人治病。

现状堪忧

3000年用药经验只极少人掌握

“再不收集就晚了！”省食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说，因黎族有语言而无文字，无法记载有关医疗活动和用药知识，只能靠口头传授，没有文字记载。黎族医药传承现状堪忧。

“由于黎族医药是黎族同胞历经 3000 年积累下来的用药经验，长期以来被黎族同胞视为珍宝。特别是祖传的经验处方，只有极少数人掌握，从来不让外人知晓，具有很强的保密性。”该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说。

“2011 年我们在三亚南岛农场 66 岁黎族医生林其杰家收集验方。林其杰擅长接骨、会汉语。沟通交流后，他提供了一个清热处理毒方、一个治疗风湿疾病的药酒。”中线收集组组长唐菲说，清热处理毒方共有七味药，包括旱莲草、白花蛇舌草、半边莲、田椪槲、叶下珠、石榴叶等。林医生带领采集了前六味药的样品，但第七味药拒绝提供样品。治疗风湿疾病的药酒，林医生所提供的处方中有银环蛇、眼镜蛇、菜蛇、过山峰蛇、鸡肠草等，同样的是，他不愿提供鸡肠草样品。

“黎族的经验处方从来不外传，除非你出足够高的价钱把它买下来。”林其杰说。

“还有一个黎医更干脆，当我们找他问验方时，他说‘你给我 30 万元，我就把验方完完整整地给你’。”省食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处负责人说：“这其实也能理解，因为验方就是黎医赖以生存的法宝。”

2011 年起，省食药监局主持实施了《海南黎族民间验方 250 例》项目，并委托省药物研究所负责收集 250 例黎族民间验方，省药品审核认证管理中心负责对验方进行真实性审核。

名词解释

民间验方

指药味不多，对某些病症具有独特疗效的方剂，在我国传统的医学宝库中，独具特色的民间偏方，以其药源易得、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疗效显著、易学易用易推广的特点，几千年来广泛流传于民间。包括长期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有临床实践经验积累，但未形成系统的医药学理论，未被典籍所记载，具有独特疗效的验方和诊疗技术，如单方、验方、秘方、针灸、拔罐、推拿、牵引、熏洗、灌肠、刮痧、点穴、放血、火灸、蜂疗技术等，分为民间流传、祖传、临证经验、剂型改进等类别。

（梁辑）



只靠口头传授，处方从不外传……黎族医药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可殊不知，三九胃泰等名药处方就来自黎药，在吁求天然药物的今天——

3000 岁黎药渴望新生

从三九胃泰说说黎族医药体系

“非常有名的三九胃泰、枫蓼肠胃康，其处方就来自黎药。”中国热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戴好富博士说，黎族医药中很多验方被证实疗效独特，也有很多治疗疑难杂症的好药。

黎族几乎全民皆医

“宋代苏东坡流放到海南时，亲手教黎族同胞使用草药治病，反映了较早记载使用黎族药物的实践。”戴好富博士说。

清光绪《崖州志》记载的草药证实，黎族民间对草药形态、性能、性味、功效、采集、加工及分类都有了全面的认识。

黎族几乎全民皆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懂得识别和利用草药的一些知识，但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疾病，就要求助于黎医，不过，他们的称谓不是医生，而是药王。德高望重的女性黎医被尊称为“妣(bi)雅(ya)”（黎语），男性黎医被尊称为“吧(pa)雅(ya)”（黎语），即药王的意思。

省药物研究所科室主任唐菲说，黎族村寨中从

三大困境

缺人缺钱缺原料 有效开发待时日

由于黎族医药尚未列入“中国民族药”范畴，挖掘抢救黎族医药的价值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和足够的重视。与苗药、藏药、蒙药、维药、彝药、傣药这六大民族医药相比，黎药的前景多舛。

天然林破坏 黎药难觅

十几年来，杨丽娜一直致力于保护和传承黎族医药。但她仍需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黎族医药已陷入濒临失传的困境。”她显得十分无奈。

回乡发展黎药事业 12 年，杨丽娜诧异地发现，有四五十种黎族草药已经很难找得到或者灭绝了。“原来在家门口就可以采到草药，后来只能跑到深山老林里找，现在许多深山老林也被破坏，黎族草药的生存境况堪忧。”她痛心说道。

质疑声声

在现代医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传统黎族医药面临的窘境尤其明显，质疑声音四起：包括黎族医药在内的传统医药是否还有保护的必要？

“现代西医技术这么发达，假如我生病的话，我一般选择去看西医。”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员工汪海娣坦言，黎族医药是否应该抢救和保护，对她而言并不重要。

省药检所一负责人说，黎族医药有保护的必要，但从技术安全的角度讲，还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对于上述观点，许多长期致力于黎族医药挖掘保护的业界人士并不苟同。

纯天然黎药越来越受青睐

海南黎药协会副会长钟捷东从医近 20 年，曾当过多年军医。“黎药是黎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医药，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瑰宝，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保留下来很有必要，而且黎族医药的价值正在被越

诊病、采药、用药至护理都是药王一个人。药王的继承人是从幼童时就开始潜移默化、身体力行进行培养的。刚开始，培养对象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族群内的儿童不分男女，凡是想当药王的一起学习，可以自由退出。

这一时期，药王把自己所有的知识用口传身教的形式，一一传授给他们，待成年后由药王进行选拔考核。识别草药的考核最重要，形式是跟随药王进入丛林：上山时药王指着各种草药进行提问，对答错的进行纠正、指教。下山时则另选一条路，只提问不解答。下山后，对于回答问题最多、最准确的人，就作为新一代药王进行重点培养。往往女性比男性更细心、温和、有耐心，所以黎族药王以女性较多。

出生在五指山市畅好乡草办村黎族药王世家的杨丽娜，自幼跟随祖母辨认黎族草药，学习黎族医术。1996 年祖母去世后，她与大姐杨颜瑛继承了祖母的衣钵成为新一代的“妣雅”。出于对黎医失传的担忧，2000 年她辞职回乡发展黎药事业。回到五指山后，杨丽娜频频前往保亭、乐东、东方和三亚等地，徒步穿行于黎族村寨，累计收集到 300

多种黎药验方。

黎药可治多种常见病

黎族传统药物有 800 余种，白沙黎族自治县境内就有 300 种左右。

时空穿越 3000 载，黎族医药究竟功效几何？

“黎药对治疗许多常见病、多发病效果突出，特别是在治疗毒蛇咬伤、跌打损伤(内伤外伤)、接骨、风湿、疟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一些疑难杂症领域也有较好临床效果，在黎族村寨发挥着重要作用。”杨丽娜说。

去年 10 月，本报记者到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军田村一户农家采访，院子里，一位腿上敷着药的年轻人坐在凳子上，他叫黄阿雄，因车祸导致右足胫内粉碎性骨折。91 岁老黎医蓝生仁正在帮他治疗。

“我刚来时，腿又肿又痛。蓝医生用草药治疗，一周后，淤血散了，消肿了。”黄阿雄更佩服的是蓝生仁接骨对位的本领，“他捏捏受伤的部位，一推一扭，不用动手术，原来错位的骨头瞬间复原了！”

是持观望态度，不愿加大科研力度。

缺乏经营和品牌意识，追逐短期利润，这在海南药企中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在黎药研发方面更是如此。“海南部分药企也在制造具有同样功效的药，但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这些黎药很快被别人发扬光大。有一种黎药，本地药企海药股份也在生产，但产值却被江西一家药企超过。”戴好富说。

“比如，海南是我国特有树种粗榧的主产区，该树种所含的三尖杉酯碱是治疗白血病的绝佳成分。”戴好富说，但由于该树种生长缓慢，加上科研投入力度不大等原因，导致产业化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评价黎药的疗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需要巨大投入，更需要有人坚守。”戴好富说。



黎医蓝生仁在分类刚采摘的草药。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刚刚采摘到的黎族草药。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困难重重

黎药传承保护如何闯出新路

面对重重困难，挖掘、抢救和保护黎族医药的出路在哪里？事实上，从官方到民间，不少有识之士已开始行动。业内人士认为，传承、挖掘和保护好黎族医药，还需多方合力。

研发黎药创新药物

《海南省“十二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实施科技部“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海南）基地”建设项目，加强南药（黎药）创新药物的研发、传统优势中成药品种的二次开发和以本地特色资源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化妆品及特色健康产品研发等。

有专家建议，争取把黎族医药列入国家民族药的特殊审批通道。

系统研究黎医黎药理论

一些黎族同胞也积极开展自救行动。2001 年起，五指山黎族民间医药研究协会会长杨丽娜自筹百万元挖掘整理黎药民间验方。目前协会共抢救、收集民间验方 300 多个。

首先要整理黎族医药理论，因为没有医药理论的指导，就无法开展研发工作。此外，由于目前黎族医药尚无系统的医药理论，无法对处方进行方案。

“比如蒙西药，国家专门制定了蒙药材标准、蒙成药标准，部分蒙药也被编入《中国药典》中，从而保证了用药的质量和疗效，也组织力量撰写出了蒙医药专业用统编教材，使高等蒙医药教学步入了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轨道。”省食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处负责人说，由于黎药缺乏系统的理论等原因，造成黎族医药的传承和保护成效不佳。



黎族阿婆在五指山下采草药。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民族医药产业潜力大

据了解，民族医药是一个大产业，比如贵州省苗药年产值 1990 年代初为零，之后以年均 20% 的速度增长。2009 年苗药的年产值近 60 亿元，约占贵州医药总产值的 40%。提及苗药，人们就会想到贵州的咳嗽停。提到藏药，藏红花产品声名在外。六大民族药产业中，以苗药年产值最高，却以藏药品牌最响。

先声药业海南公司副总经理胡伟利比较看好黎医黎药保护发展前景。“你看藏医藏药发展得那么好，作为民族药，黎药同样可以发展得更好。”在她看来，黎药之所以迟迟没有发展起来，关键在于缺乏基础性研究，产品的专业化程度和深度没有做足，市场开拓能力较弱，而且疗效方面也需要通过科学手段得到进一步证实。

开办黎族医学教育专业

海南生物医药技术人才主要集中在初中级职称，加上海南属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与内地一些发达地区相比较为滞后，造成海南医药企业引进人才难，留住人才更难。此外，本地人才培养较为滞后。建议海南本地大专院校大力开展药理学教育，特别是开办黎族医学教育专业，卫生部门也可以支持开办黎族医疗机构。

海南药材储藏量相对较低，对于那些使用量大、有开发前景的药材要进行规范化种植，对于那些濒危且无法延种的药材要及时保护，不再开发利用。

研发代表性药物

对黎族民间验方和病例进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研发，这是黎族医药的根本出路。

杨丽娜心底有一个企盼，那就是 250 例黎族民间验方通过进一步规范、筛选和考证后，从中可以研发出一些代表性药物，让更多的黎药走出大山造福人类。“传承链固然很脆弱，但绝不能让黎医黎药在我们这一代消失。”她语气坚定。

（本报海口 10 月 21 日讯）